

马纹饰牌，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佩戴的饰品之一，是草原游牧文化的重要遗存之一。几厘米见方的马纹饰牌，凝聚着古老民族对马的情感和崇敬，印刻着中原青铜文化的鲜明符号，表现出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相一致的特性，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。

编者



纹饰牌里听骏

马文化系列报道

11

马嘶鸣

本报记者 阿荣

数千年前，伴随着清脆的马蹄声，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代代先民，在广袤的草原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影。在出土于呼伦贝尔草原的飞马纹鎏金饰牌上，一匹飞马，昂首扬尾，双目向天，鼻上有角，角端向后，肩部展开双翅，四蹄腾空，双翼伸展，作腾飞之状；在出土于科尔沁草原的双马纹金饰牌上，双马胸部相连，头部向背，颈部长伸，鬃鬃竖起，呈挣扎欲起之状；在出土于鄂尔多斯草原的双马咬斗纹青铜饰牌上，两匹马相对而立，仿佛一蹙便跃，一蹙便跃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在美丽辽阔的内蒙古草原，文物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较多春秋战国时期、汉代的马纹饰牌，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佩戴的饰品之一，是草原游牧文化的重要遗存之一。其文化内涵丰富、草原特色鲜明。饰牌上马的形象非常生动，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浓郁的民族风情。考古发掘的古代马纹饰牌为研究草原马文化、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、民俗风情、草原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。

游牧民族特有的饰品

饰牌是东胡、匈奴、鲜卑、乌桓等古代游牧民族佩戴在服装、腰带或马具上的装饰物，其中马纹饰牌是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饰品。其材质多为鎏金铜、金、青铜等，形状有长方形、圆角长方形、半圆形、马蹄形等，图案多采用透雕与浮雕相结合的方法，纹饰以写实为主，马或伫立、或俯卧、或蹲踞、或咬斗，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面貌。

据有关专家介绍，春秋时期，马的形象就出现在饰牌上。出土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的一件春秋时期虎咬马纹铜饰牌，长9.2厘米，宽4.6-5.7厘米，正面图案为透雕，一只虎呈立状，张口咬住马的颈部，小马作跪卧状，头向后转，身体微屈，四肢蜷曲于腹下；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的一件春秋时期马形金饰牌，长4.6厘米，宽4.5厘米，马呈蹲踞状，回首竖耳，圆目成孔。饰牌正面凸起，背部有两个桥形穿钮。其制作精巧，马的形象生动传神，体现了草原先民对马的热爱和崇敬。

半个世纪以来，内蒙古地区陆续出土了雕有马形象的饰牌。内蒙古博物院珍藏的东汉双马形金饰牌，出土于乌兰察布市小坝子滩，由黄金铸造而成。饰牌上有一大一小两匹马，小马立于大马背上，寓意母子平安。两匹马神态恬然安详，造型栩栩如生。还有一件汉代双马纹金饰牌，出土于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，母马屈膝卧地，神态自若，马驹卧于母马背上，头部鬃毛束成团花状。据专家介绍，此类风格的饰牌曾在欧亚大陆草原上十分流行，说明在历史长河中草原游牧文化和艺术相互交流与融合。

内蒙古博物院珍藏的一套两件汉代飞马纹鎏金铜饰牌，出土于扎赉诺尔鲜卑墓群，长10.4厘米，宽6.5厘米。饰牌浮雕着双翅的飞马。据《魏书》记载，拓跋鲜卑从今大兴安岭北部南迁时，山高谷深，九难八阻，于是欲止。有神兽，其形似马，其声类牛，先行导引，历年乃出。始居匈奴故地。据文物考古专家研究，此牌饰上的神兽飞马正是按照这一神话传说设计的。飞马纹饰牌在鲜卑人活动过的地区多有出土，均呈长方形，两件为一套，是佩戴在腰带上的饰品。

鲜卑源于东胡，公元前1世纪，拓跋鲜卑走出大兴安岭森林，来到

呼伦湖畔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。1959年至今，考古人员在扎赉诺尔区发掘了扎赉诺尔鲜卑墓群和蘑菇山鲜卑墓群，出土了飞马纹鎏金铜饰牌、马形铜饰牌、马形金饰牌等。在鲜卑一路西迁、南下的过程中，不断与其他游牧部族融合、交流，创造了鲜卑文化，其中马文化占有较大的份量。史料记载鲜卑人“兵利马疾，过于匈奴”。出土于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的双马纹金饰牌，构图对称，生动有趣。该墓群出土的卧马纹金饰牌、子母马纹金饰牌等，马的形象非常生动，尤其卧马纹金饰牌上骏马的头、耳、鬃、蹄等刻画逼真。出土于察右后旗三道湾鲜卑墓群的汉代双马形铜饰牌、双马形金饰牌、马形金饰牌等，采用透雕镂空的方法，有的马的头部雕有圆形冠。

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马纹饰牌延续了千年，草原特色鲜明。拓跋鲜卑经历从森林到草原的漫长历程，迁徙对其生产方式、生活状况和思想意识都造成巨大冲击，使他们创造了现实和抽象相结合的马纹装饰艺术。饰牌既有马的具体形象，又有飞马等神化的马形象。盛乐博物馆建馆说。

文化碰撞融合的印证

在鄂尔多斯青铜博物馆，一件件凝固着古代游牧民族粗犷、古朴、奔放情感的马纹青铜饰牌，既有草原艺术特色，又有中原青铜纹饰，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印证。

鄂尔多斯青铜饰牌是古老游牧民族匈奴的文化遗存，仔细观赏，青铜饰牌上的马，造型生动，雕琢精美，采用浮雕、透雕、圆雕的方法。一件卧马纹饰牌上的马跪卧在草地上，尾巴下垂，回首张望，怡然自得。另一件卧马纹饰牌上的马跪卧在草地上，尾巴下垂，回头眼睛朝下张望，嘴巴微张，呈惊恐状。马站立纹饰牌较多，可见这种马纹饰牌被古代游牧民族广泛使用。双马纹饰牌上的骏马在草原上激烈撕咬，形神逼真。三马纹、四马纹饰牌上的马或对称分布、或依次排列。人骑马纹饰牌上的马体魄强健、四肢有力，体现了马在游牧民族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。

雕琢精细的蜷缩马纹饰牌颇引人注目，饰牌呈圆形，一匹马蜷缩着身体，头和尾部相连，饰牌外圈有一圈卷曲装饰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饰牌上马脸的两侧表现在一个画面上，以鼻子为中线，两边对称有马眼、马耳。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说，这样的表现手法在古代中原青铜器饕餮纹中最为常用，古代游牧民族制作的青铜饰牌借鉴、吸收了中原青铜艺术。博物馆内几件双马纹饰牌构图对称紧密，雕刻细腻，既展示了草原民族风情，又体现了中国传统对称美学思想。其中一件饰牌上两匹马的尾部相连、马首相对，还有一件饰牌上两匹马的脖子交叉相连，马首各朝向一边。在一件双马与兽首纹饰牌中，两匹马上下对称分布，均为跪卧姿势，在两匹马的马背上均雕有兽首纹，类似中原青铜器的饕餮纹。

马纹青铜饰牌印刻着的中原青铜文化的鲜明符号，表现出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相一致的特性，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，需要进一步挖掘、保护和研究。内蒙古文物学会王大方说。

(图片分别由扎赉诺尔博物馆、盛乐博物馆、鄂尔多斯青铜博物馆提供)



卧马纹银饰牌



虎咬马纹铜饰牌



飞马纹鎏金铜饰牌



马回首金饰牌



双马纹金饰牌



双马头金饰牌



双马咬斗纹青铜饰牌

与马结缘

□文/图 本报记者 长河

带着翅膀的红马，风旋电掣的骏马，四蹄腾空的飞马，闻风而动的白马。在温志良老人珍藏的数百张商标、年画、剪纸、会标中，马的形象刚健、高昂、饱满。

温志良老人已过古稀之年。1962年他考入内蒙古农牧学院(今内蒙古农业大学)畜牧专业后，与马结缘。那时，学院的教学牧场有一匹金栗色的蒙古马，体魄强健，胸宽鬃长，体毛发亮，平素观赏其雄姿，了解其习性。在学校潜心学习畜牧专业知识。走进草原深处，对马的耐力、外貌、体形等进行科学鉴定。蒙古马具有极强的耐力和适应性，是牧民的义畜。在与马的接触中，逐渐对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蒙古马的忍耐、忠诚的秉性也逐渐融入了我的精神世界。温志良老人说。

1968年，我在内蒙古大黑河种畜繁殖场工作时，有幸成为100匹内蒙古三河马的畜牧技术员，期间选种培育了一匹三河马种公马。三河马在呼伦贝尔草原拥有上百年的驯养历史。三河马以外貌俊秀、体格结实、结构匀称、具有良好的持久力而著称，外形比蒙古马高大，体毛主要为驱毛和栗毛。温志良老人说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温志良老人开始收集以马形象为主的商标、年画、剪纸等。在他家里，记者看到了几枚被密封的老商标，上面的马或脚踏祥云、或身姿矫健、或神采俊逸。有的商家已不复存在，他们以马的形象设计的商标留存至今，非常珍贵。温志良老人说。马是美好吉祥的象征，马的形象常被绘于年画中。欣赏温志良老人收藏1987年出版的《内蒙古年画》，蒙古马的造型优美、线条流畅、精细圆润。

半个世纪的时间，温志良老人关注、搜集与马文化有关的作品。温志良先生商标、证件及个人物品收藏展曾在内蒙古博物院展出，受到参观者的好评。

让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马文化。骏马矫健的风姿在商标、年画、剪纸中得到很好的展示，对传承蒙古马文化具有一定的意义。这些与马有关的作品，烙着不同年代印记，可成为研究马文化的资料。温志良老人说。



1987年出版的《内蒙古年画》



剪纸作品《骏马奔腾》



老商标



卧马形金挂饰

牵马陶俑

陶俑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瑰宝。内蒙古考古发掘的历代陶俑，题材丰富、形式多样，其中出土于呼和浩特市北魏牵马陶俑，为古代彩绘陶塑珍品。这件陶俑造型雄健朴拙，俑高19.5厘米，马长30厘米，俑头戴风帽，身穿窄袖长衣，腰束带，足穿靴，手持缰状。马俑首直立，形体健壮，四肢短而有力，马背披甲备鞍，鞍系马镫，脖上挂铃。陶马装饰华丽，应是北魏贵族的坐骑。(欣荣)



马纹金饰牌

